

山川均著
熊得山譯

唯物史觀經濟史上冊

上海崑崙書店出版

唯物史觀經濟史上冊
——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史

一九三三年四月四版

唯物史觀經濟史上冊

實價大洋七角

版權有

所

著者山川
譯者熊得

發行者

崑崙書

印刷者

崑崙書

經售處

各省書

總發行所

上海

浙江路
保康里
北京

崑崙書

店

原序

關於唯物史觀，近來已有許多好書，譯成了日本文，且也有許多人士做過有益的介紹和解釋。這一次，改造社出版的經濟學全集中，唯物史觀的說明，已成了一個獨立的項目，因此，本書對於唯物史觀的說明，就可從略了。

本書重在敘述歐洲的經濟史，但在現時，要把歐洲經濟史和一般經濟史，完全分別的研究，却是很難的事情。這有兩個理由：第一，歐洲經濟史已有好多人在從事研究，材料也在整理着；第二，只有歐洲，是自力的從封建社會形態發展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唯一地帶。因此，經濟發展的一切階段，只有在歐洲，纔能用典型的形態者觀察，所以本書的敘述，勢不能不把歐西做中心。

基於唯物史觀的經濟史，當然不是事實的單純年代的記述就完事的。即，唯物史觀經濟史，必是理論的經濟史。但是把歷史的某一時期作唯物史觀的說明，就在馬克斯自身，也已經用那有光輝的成功，造出了模範的東西，例如「路易·波那巴特之勃羅幼美羅十八日」*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*（係馬克斯一八五一年的著作，勃羅幼美羅十八日，即*Achtzehnte Brumaire*），是據法國共和歷，西歷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。因是日爲拿破崙實行獨裁，解散國民會議、以斷送法國革命第一次的一天。而馬克斯著此書時，正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坡崙第二之甥，路易波那巴特（Louis Bonaparte）實行獨裁，解散立法國民議會，而斷送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所成主之第二共和國，以拿破崙第三之名，與拿破崙同樣成立第二法蘭西帝國，所以馬克斯那本書題名爲「路易·波那巴特之勃羅幼美羅十八日」——譯者）及其他，但

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領域上，那必要的資料，現在還未經充分的集積，研究和整理。所以我們的理論說明，現在還不免不完全。

拿唯物史觀來觀察日本的歷史、是有興味的事情，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事情。就在日本，對於某特定時期乃至某特定歷史的事實，也能夠充分的拿唯物史觀來說明。但本書的目的，在就經濟史最典型的發展的途徑，作簡單的敘述，所以關於日本一部分的觀察和說明，反有使敘述混亂之嫌，因而割愛了。

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
山川均

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史目錄

第一章 原始共產制

第一節 關於原始共產制學說與資產階級經濟學	一
第二節 蒙昧時代	五
第三節 野蠻時代	一〇
第四節 原始共產制崩潰的原因	一五
第五節 氏族制度	一五
第六節 氏族制度的崩解與原始共產制的閉幕	三〇
第二章 古代社會	三五
第一節 古代國家的發生(附祕魯印加帝國)	三五
甲 希臘	三五

乙 羅馬	四四
丙 祕魯——印加帝國	四六
第二節 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	四九
甲 奴隸制度	五一
乙 財產制度	六〇
丙 商業的發達	六七
第三節 奴隸制度的衰退	七七
第四節 羅馬帝國的沒落	八〇
第三章 封建社會	八五
第一節 封建制度成立之經濟的基礎	八五
第二節 西歐的封建制度之成立	九三
第三節 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	一〇〇

甲 概觀——階級組織	一〇〇
乙 莊園制度	一一〇八
丙 封建時代初期的商業及手工業	一二二
丁 財產制度	一二三
第四節 莊園制度的衰微	一二四
第五節 都市經濟的勃興	一三四
甲 中世都市的發生	一三五
乙 基爾特制度	一三七
丙 都市的獨立與發展	一四一
第四章 資本主義社會的端緒	一四五
第一節 商業資本的發達	一四五
甲 商業資本	一四五

乙 商業資本對於生產的支配力之擴大.....	一五三
丙 大陸發見與資本主義.....	一五七
第二節 工業資本的發生.....	一六三
甲 資本之原始的蓄積.....	一六三
乙 工業資本家之發生.....	一六八
丙 生產力之飛躍的發展.....	一七〇

第一編 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史

第一章 原始共產制

第一節 關於原始共產制學說與資產階級經濟學

我們關於原始共產制的知識，是最近的。

一八四七年，普魯士的樞密顧問赫克士陶生(August Freiherr Von Haxthausen)發表了俄國「米爾」共產體的研究，要算是關於原始共產制的學問研究的端緒。不過實際上，在這個以前，那出發於世界征服之路的歐洲資本主義，已經在印度，非洲，美洲等處，為那些奇怪的魔物(共產村)存在所煩惱，所驚訝了。這些資本主義國的收稅吏與行政官們，最感迷惑的，第一就是榨取的對象底不明確。以後他們了解了「共產體」的組織，他們又覺得那是不可測的「不聰明」與「過度德性」的產物。殖民地官吏的報告，只不過買得有光輝的歐洲先進國的識者的嘲笑，而被擲入於鋼鐵的大金庫中罷了。

不過在歐洲，也有同樣的制度存在過。德國的默列爾 Georg Ludwig Maurer有瑪克共產體的發見。默列爾的發見稍後於赫克士陶生，時為一八五一年。

自赫克士陶生把米爾制度的研究公布於世之後，在一般斯拉夫人之間，喚起了異常的興奮，以爲這是斯拉夫人的特性，斯拉夫人的優越。不管是斯拉夫的革命主義者，或反動的國粹主義者，都一樣的如此說。

默列爾發見瑪克共產體以後，德國人也是一樣的見解，以爲瑪克共產體，可用德國民族的特殊性去說明。

但是東方的歐洲發見的這種事實，與西方美洲，各個的發見，卒由美國一學者莫爾根，給與了科學的體系。他於一八七七年公布的「古代社會」(Ancient Society)，在社會科學上所盡的任務，其重要直如生理學上細胞的發見。

有史以前的人類，比較有史以後還爲更長的歲月，這其間，他們在共產制度之下生活着，他們完成了人類文化最重要的基礎（言語的發明，火的發見，陶器的發明等等），莫爾根都一一以實證的闡明了。

共產體的研究，開始只爲土俗學的研究之一部分，只有骨董品的興味（因此，樞密顧問官的赫克士陶生，也很熱心的研究米爾共產體），然到了現在，則以原始共產制的學說，則以長期間支配人類社會制度的研究，侵入到經濟學說的範圍來了。

這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中，引起不時的混亂。何以？因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來，私有財產權是永遠不變的，神聖的天賦人權的原故。

最多且最巧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，竟指責這件事是異端，而加以埋沒。本來，經濟史的任務，是於經濟發展的各階段上，闡明經濟法則的進化與發展。然我們翻開許多經濟史，首先就只是說腓尼基的工商業如何，或亞述怎樣。然而元來腓尼基和亞述等等，不是已經到了某一定的發展階段的國家麼？這不是我們對於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，完全的無智慧麼？經過了他們的手，則把發見於十六世紀乃至十七世紀的美洲，印度等處的原始共產體的存在，都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旋渦所吞沒，而至於沒影了。由是，他們的經濟史，只是忠實的編年體裁，只是忠實的對於一般編年體的歷史，盡了光榮的追加或補充的任務。

較第一羣的經濟學者更粗暴的經濟學者，則大聲疾呼，否認原始共產制的存在。（例如為國民經濟學泰斗的畢夏 Buichr 教授，他一面否認有原始共產制的存在，一面却又把村落共產體，認為非原始共產制的終點，乃是其所說的經濟史的出發點），他說原始人懶惰宴安，不知勞動。又說那是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等等。但是新的發見，每每與他所說的相反。所謂野蠻人的勞動，是怎樣有計劃的，有組織的進行，閱以後的所述就知道了。

第三羣的經濟學者，粧着很鄭重的樣子（例如苦羅西）。他們說道：「不錯，土地是共有的，然而勞動器具則爲私有」。有的說：「不錯，勞動器具是共有的，然而他們所吃的食
物則爲私有」。真的，這種論理，是無窮盡的論理。何以？明明白白的，我們是私有着我們的肉體。照這個論理推究下去……不錯……是共有的，然而結局，人們都是私有着自身的肉體。這種論理既然是無窮盡，實可認爲至寶。比如說：不錯，現在的私有財產制，已實行到某種程度，然而還有屬於國民共有的國有財產（所以現在也不是私有財產制度！）照這樣的例子，我們還可以說——不錯，……是私有財產，然而空氣仍是我們共有的！共產主義者，你們不要興奮！共產主義是在任何處所都顯現着的！只指示樹木而否定森林的，就是這一種論理的真體。

爲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拒絕的任務，其勢必落到無產階級的雙肩上。關於原始共產制的學說，須由最懇摯的無產階級擔任處理。

原始共產制的存在，爲不可動搖的事實，已爲科學所明白指出，但如開頭所說的，我們關於這些智識，還是極新的。因之我們對於這點，還不能有完全無缺的說明。詳細之點，還有待於我們今後的研究。

第二節 蒙昧時代

莫爾根按照生產技術發展的階段，把文明以前的時代，劃分為蒙昧 *Savagery* 和野蠻 *Barbarism* 兩大時期，更把各時期劃分為上中下三個階段（註）。他對於蒙昧時代是這樣述及的。

下段——是人類的最幼年期，是人類生存於熱帶的或亞熱帶的森林中的時期。食物為果實，草根等，多半營樹上生活。在這個時代，言語方開始取明瞭的形態。自然，思惟能力也隨同言語而發達了。我們並不能直接證明或指出這種人類的最幼年期，然把人類的起原求之於動物界，則這種假定的推測，是不可避免的。

中段——這一個階段，以使用火而開始。魚類新作了人類的食料。人類由是已沒有僅僅棲息於果實豐富的區處的必要，得能沿河川與海濱而擴張於各地方了。有許多石器，是此時代的產物。食物逐漸豐富，因棍棒與槍的發明，捕獲的獸也成了食物。

上段——弓矢的發明，是這一個階段的開始。捕獲的獸成為一般的食料，又新開闢了所謂狩獵的新勞動部門。人類由此得支配到某程度的生活資料，而能有各種器具的發明。

以上為莫爾根的歷史的分類，自然只指示了大體的標準，只可為研究出發的東西，不能作為絕對的妥當。因之拘守上述的陳例來應用，是有害無益的。例如人有一雙腳，一隻手，

一雙眼等等。我們下這樣的定義。然而人類當中，也有一隻手，一隻腳，或盲目的，於是就要從人的定義中削除有一雙腳的部分，有一雙手的部分，以至挨次的削除眼睛。我們在任何場合，若只適用舊有的定義，那我們的研究，怕即由此不得前進一步。不過在那些爲打倒敵人而不擇手段的學者中，都毫無顧慮的當是馳騁於這樣詭辯的議論。

莫爾根所分爲蒙昧時代的這一時期的一般特徵，就是藉現有的自然物的獲得，以爲獲得生活資料的手段；其上中下的三個階段，各依那自然物獲得的補助方法——生產技術的發展，而加以區分。畢夏教授所謂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，就是這個時代，究竟爲個人的與否，那屬另一問題，而爲食物探究時代，確是不錯的。何以？因當時的生產勞動，爲主的就是採集或捕獲現有的自然物。這裏成爲問題的，就在果然爲個人的與否這一點。

在把原始時代的人類經濟狀態，證明爲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之先，畢夏於其經濟的文明史上說着：『把野蠻最下級的人類所有的一般的性情，加以綜合和歸納，由此推究那經濟及社會組織的初期狀態，這不能不說在學問上有很大的效用。但當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，却沒有限于野蠻最下級民族的必要。因爲這種限制，不僅徒喚起紛擾的異論，而且使我們的眼界也伴着狹隘的原故。不僅如此而已，精神的及物質的文明的各要素，並非具有非採取同一步

調而進化不可的條件的東西、差不多可以在一切現存的自然人之間、發見有來自最古的生活狀態的現象。聚集綜合這些現象、正爲吾人的第一個使命」。抱有這樣主張的畢夏，一方面警戒我們不要犯「因注意這樣各人孤立的狀態，而忽視勞動及相互扶助的所謂社會結合的要素」的謬誤，同時却又論斷原始時代爲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。他說：「未開化人的利己心與對其同族的冷酷，乃是他們無間斷的漂泊生活之自然的結果，各個人事實上只能顧着他自己」。又說：「人有極長的期間，不事勞動而生存，是不可疑的事實」。不幸，我們還沒有懂得畢夏爲什麼有這種細心的警戒的時候，我們還沒有充分明白他所謂不可「忽視」的方面的時候，突然提出他所謂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的那種定見來支配我們。他說：現在若是從布須曼族及味達族的生活中，除去那火與弓箭的使用，那麼該處除了所謂個人的食物探究以外，還殘留着什麼。他們各人通是孤立無援的，赤裸裸的，沒有携着何等武器，同其伴侶們彷徨於狹隘的區域，宛然與野獸一樣，那兩足的動作，也有手一樣的輕快，都能夠攫物，能夠援樹。不問男或女，都是以手或爪捕捉，從地中掘出下等動物，塊根，果實等物，生吞下去。他們也有集合，形成大小的羣，但不久即四處分散。這是由牧場或獵場的豐饒與否而決的。如是、有時雖也形成集團，然而决不至於形成強固的共同體。因爲這種一時的集合，不能寄與某種